



涵——博观约取；策对话以动表达——厚积薄发；策教艺以动学智——不教而教。‘五策五动’既是操作角度和方法，也反映了思维目标。”

为了深入对“阅读教学范式”的研究，工作之余，我拜访了张廷亮、董菊初、陈建先、马建明等连云港市知名专家学者；认真听取本省教研室副主任董洪亮、江苏大学教授梁爱民等导师意见，他们都是我走向语文教学研究的“伯乐”。还有每一次的外出学习，我决不会放过与名师名家交往的机会，哪怕是“厚”着脸皮，其实也并非如此，与他们交往后才发现名师成长的密码——“‘破译’名师成长智慧”让我理解了特级教师孙双金成长史，“走近名师，做最好的自己”则让我走进了著名特级教师薛发根《祖父的园子》……这也为我2011年成功申报省“十二五”重点资助课题《苏派小学语文代表人教学主张及风格的传承研究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尽管做课题是很累、很烦的一件事情，但是随着对苏派小学语文代表人教学主张及风格的深入研究，我的教学主张及风格也在日渐完善，“阅读策动论”的理论体系也在逐渐形成，让我这棵临风欲立的“瘦竹”不仅“有节”，还“有香”“有骨”。

为凤为龙上九天， 染遍云霞看新绿

“非常男孩，非常女孩，非常组合；非常考验，非常期待，非常精彩！”（班级寄语）“在考验中期待精彩！”（班级口号）如果要用文字来表述我2006年被选聘到一附小做班主任的那一段心酸，我想这“非常6+1”是最合适不过的。何止是一个“非常6+1”，工作十多年，我与孩子之间的感情就是在哪些“非常”组合与特殊环境中逐渐形成的。每个孩子都是一个个性非常的

个体，每个孩子都想成功。

有人说，教育孩子比任何一种职业都让人费心。事实的确如此，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乐趣和幸福。“我喜欢您的教学方式，我喜欢您的为人……”王老师，但是我想提点意见，您有时严肃到我们大气都不敢出。有一次……王老师。希望您能满足一个学生小小的要求，那么您在我的心中的形象便会越来越清晰，成为我遇到的最有特色的好老师。”清晰，特色，小机灵鬼梁茜茜的话至今让我“踌躇满志”，难道这是欺生，欺负我从农村来，当时我不禁感叹：城里的孩子就是不一样！怎么办？硬的是不行了，软的吧，洒脱一点，于是在我的语文课堂上，孩子笑了，笑得是那么灿烂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变，“竹子”“涛哥”也便在孩子们中传开。为何有“竹子”的雅称，还不是瘦吗？但高兴的是在孩子们眼中咱瘦得有精神，有个性，又是孩子给的，也就没有更过的顾忌。还记得当时万芸竹同学写的一篇《大话“涛哥”之作文课》，硬是让“涛哥”这个称呼在孩子们中间传开——“涛哥”是我们对我们语文老师王金涛的“尊称”。说起我们“涛哥”的特点呀，说上个三天三夜还不一定能说完，就先举个显著的例子——幽默。来认识一下他吧……

“涛哥”，我是比较喜欢的，拉近了我与孩子的距离，每每在孩子们有问题的时候，我这个做“大哥”的总会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与他们一起排忧解难，没有了一丝拘束。所以即使是在今天，我还在享受着这“美丽”的称呼。今年，我的这群学生已高考，都长大了，但是见到面还是那一句：“涛哥……”短信开头还是“涛哥”。“为凤为龙上九天，染遍云霞看新绿。”这“新绿”是生机，也是希望！更饱含着责任！看到一届一届

的学生毕业、长大，往日课堂上的调皮、瞎闹，虽历历在目，但那已是美好的记忆，将永远留在我和我的学生心中。也时刻鞭策着我做老师就要做学生心目中喜欢的老师。

“世界上最难遵循的是度，度源于素养。”素养来自日常教学中一点一滴的细节积累，这种积累是一种硬功夫。工作中，我无时无刻不在历练着这项看似简单的“硬功”。让学生喜欢，还要让家长接纳。在一次“学校课程改革教学开放周”的活动中，我所执教的《天游峰的扫路人》深受家长好评，一位家长在听完课后，一个劲地说：“这节课上得很艺术，难怪这班的孩子这么喜欢你，今天听了王老师的课我终于明白了！”金杯银杯不如家长的口碑。但我也深知这既是对我教学的肯定，也是鞭策。后来我也反思自己哪里有什么艺术，也谈不上艺术，无非就是“哄”着孩子乐而已。说真的这几年就是这样过来的，没有什么高招。每节课都变着“戏法”，与学生一起学习罢了，做孩子们学习的伙伴和绿叶。

泰戈尔曾说：“花的事业是甜蜜的，果的事业是珍贵的，让我干叶的事业吧，因为叶总是谦逊地垂着她的绿荫的。”选择了教师，就是选择了叶的事业，与花相伴，惬意而美好。甘做一株瘦竹“立”在孩子中间，静听他们成长的“拔节声”。虽然稚拙，但天籁不息！这，不仅成就孩子，也成就自己。

“践行着，思考着；思考着，践行着的教、学、研三栖明星。”这是学校在“2010年度榜样人物”评选中给予我的鼓励与鞭策，我也将一直朝着这个努力着、拼搏着。

甘做风中的瘦竹，愿做教育的性情中人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连云港师专一附小）

责任编辑 萧 田